

清・齊秉慧 撰

醫

案



醫案·解題

清·齊秉慧撰。成書於嘉慶十一年（公元一八〇六年）。

齊秉慧，字有堂，號戎川逸士。叙州（今四川宜賓）人。

是書爲個人叢書，內容包括《醫案》、《家傳醫秘》、《痢證滙參》、《痘麻醫案》四部分。此處所錄爲《醫案》中的『製地黃法』、『製附子法』、『黃芪白朮不固表說』、『補藥得宜論』。

今據清·嘉慶十一年（公元一八〇六年）聚奎堂刻本影印。

（王咪咪）

齊氏醫案

卷三

十

製地黃法

地黃。稟北方純陰之性。為陰中之陰。製之法。非太陽烈火。交相為制。即煮百日。終不熟也。向使一煮便熟。何以固本。膏用生地。熟地各半。製之時。惟夏

曰秋陽氣盛暴烈用真產懷慶者以酒洗酒浸一宿柳木甑砂鍋內蒸半日取出搗爛手攤薄片盡一日曬乾再蒸再晒九次為度磁礬收固經久不壞臨用酒潤搗泥為丸或以砂鍋微火焙和諸藥磨末尤佳又云地黃非懷慶產者力清非九蒸九晒不熟

製附子法

頂大附子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童便浸五七日候透搗去皮切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星者仍

齊氏醫案

卷三八 味地黃丸

十一

用新瓦上炙熱至無星為度如急用者切薄大片銅鍋內用童便煮三四沸熱瓦上焙乾至熟用之八味丸藥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加減不依易老之法亦不能收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之藥到不得腎經有加知母黃柏者有去澤瀉者皆不知仲景立方之本意也烏乎其可哉。

黃芪白朮不固表說

舒馳遠曰。後天以脾為主。芪朮大補中氣之藥。皆入足太陰脾經之裏。不走軀殼之外。何以固表。外科用之脫毒外出。可見其性外攻。不為收斂顯然矣。即不當用而誤用之。亦止壅塞中焦。無固表之理也。當云實者不必用。虛者必當用之。以禦其表也。彼不知分經解表。又不能辨其虛實用之不當。能無害乎。無怪乎其視如砒毒也。且說治病必先表而後補。烏知三陰虛寒諸証。法當溫補並用者。若但驅陰散寒而不

齊氏醫案

卷四

黃芪白朮不固表說

四

知急早重用芪朮。則寒雖去而虛不能回。甚且不治矣。何況竟行表散者乎。若能早知重用芪朮補中宮之陽。以翊之。則火種不致滅也。否則火種無存。火然無益矣。況夫先天真陽屬腎者。以媾精屬腎。故曰屬腎。此生身之本。健順之根。先天之火種也。然非養生之物。養生之道在於黃庭。黃庭者。即中宮之陽氣。乃發奇之元。先天之宰。養生之火種也。黃庭真固真陽。不露黃庭。凝滅真陽。立亡。故有腎痿精絕而不死者。黃庭之火種在也。仙家修鍊進陽火。歸於黃庭。以造

其基可見主宰先天之權在是矣而驅陰回陽必宜重用黃芪白朮者卽仙家修鍊造其基以歸於黃庭之妙旨也

余讀舒氏妙論誠哉補前人之所未及至於末年復刊所製理脾滌飲與仲景黃芪建中東垣補中歸脾十全養營補血等湯咸皆重用黃芪白朮而珍之如寶醫者明乎此訣凡遇三陰虛寒諸証依脉輕重變化效如桴鼓予非謬執臆說屢用奏功故重言以申明之同志君子誠能推廣而變通焉

齊氏醫案

卷四

黃芪白朮不同表說

五

於醫道也雖不及上工亦在中工之列又常見陰寒腹痛之証法當溫補並用者世俗名曰氣痛既用順氣之藥以耗其氣而更傷其陽雖能暫快目前必至漸見加重久而釀成不治之証矣且云其氣既痛豈可補氣而芪朮又視如鴆毒焉是未讀仲景六經之法不明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實之理也若此輩者信口雌黃全無識見拘執幾箇陳方混施一切貽害蒼生縱王法倖脫天律難逃粗工者其速當猛省

齊氏醫案

卷五

六

補藥得宜論

夫虛者宜補。然有不受補者。非不受補。乃補之不得其法也。必須憑脈用藥。不可問病執方。六脈一部。或大或小之間。便有生尅勝負之別。一方分兩。或加或減之中。便存輕此重彼之殊。脈有真假。病有逆從。假如六脈洪大有力。此真陰不足也。宜六味地黃湯。右

寸更洪更大者。八仙長壽湯。如脉洪大而數者。人謂陰虛陽盛者。用知柏地黃湯。則誤矣。如果真陽盛實。則當濟其光明之用。資始資生。而致脉息有神。急徐得次。以循其常經矣。惟其真陽不足。假陽乘之。乃龍雷之火妄作。疾亂變常也。宜八味地黃湯。加五味子肉桂助天日之陽光。以逐龍雷之假火。方內去附子至若弦數細數。則更係真陰真陽虧損。宜當大劑八味地黃湯服之。以火濟火。類既可從。承迺可治。火既制而陰易長也。况脉之微緩中。和胃之氣也。不微而洪大。

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辛九

不緩而弦數。近乎無胃氣之象。用此既補真陽。以息假陽。復藉真火以保脾土。此補腎中真陰真陽之至論也。更有勞心運用太過。饑飽勞後失調。以致後天心脾虧損者。設以根本為論。徒事補腎。則元氣反隨下陷。化源既絕。於上腎氣何由獨足於下。縱下實而上更虛也。又若六脉浮大無力者。此乃中氣不足。營陰有虧。而失收攝元氣之用。宜於溫補氣血之中。加以斂納之味。如養營湯用五味子。更宜減去陳皮。是也。六脉沉細無力者。此元陽中氣大虛。大宜培補中。

州溫補氣血。蓋脾胃既為氣血之化源。而萬物之滋補。亦必仗脾胃運。行而始得。故古諸方藥中。必用薑棗。即此意也。況中氣既虛。運行不健。故用辛溫。於中鼓舞。使藥力自行。藥力不勞脾胃之轉輸。如歸脾湯之用木香。十全湯之用肉桂。是也。如六脉遲緩甚微者。則元陽大虛。純以挽救。陽氣為主。輕則人參。理中湯。重則附子理中湯。不得雜一陰分。之藥。蓋陽可生。陰陰可化。陽耳。如六脉細數。久按無神者。此先天後天之陰陽並虧也。早服八味地黃丸。晚服人參養營湯。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辛

湯去陳皮。或十全大補湯去川芎。生地。換熟地。可也。如兩寸洪大。兩尺無力者。此上熱下寒。上盛下虛也。宜八味地黃加牛膝五味子。服至尺寸俱平而無力。則仍用前湯。另煎薄湯沖服。如兩尺有力。右寸浮大。而軟者。此元氣下陷。下實上虛也。宜補中益氣湯升而舉之。地既上升。天必下降。二氣交通。乃成雨露。此氣行而生氣不竭矣。先天之陽虛。補命門。後天之陽虛。溫胃氣。先天之陰虛。補腎水。後天之陰虛。補心肝。蓋心為血之主。肝為血之臟。然更重乎足太陰脾也。

夫脾者營之本化源之基血之統也。且一方之中與
脉有宜有禁宜者加之禁者去之如應用十全大補
湯而肺脉洪大者則芎藭應去而麥味應加者也。蓋
川芎味辛而升黃芪味甘氣厚於味故功專肺脾而
固表也。六脉無力十全最宜倘無力服淺者以芪求
信用止用當歸勿用地芍蓋重在補氣則當歸為陰
中之陽地黃白芍為陰中之陰耳。至於地黃一湯依
脉輕重變化萬病俱見神功。若六脉沈微亡陽之証
暫所忌之。蓋雖有挂附之熱終屬佐使而熟地黃山
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五

莫如二隊陰藥乃係君臣故能消陰翳之火也。其熟
地黃重可加至二三兩山萸止可用三四錢。蓋酸味
獨厚能掩諸藥之長况過酸強於吞服便傷胃氣矣
此予始取數端以證變化之無盡學者類推之而自
得其神矣。至於地黃湯以降為升益濁陰下降清陽
上升凡一切虛損之病固宜久服者也。補中益氣湯
以升為降蓋清陽上升濁氣降散東垣先生特為虛
人發散而設不宜久服者也。
經曰胃陽弱而百病生脾陰足而萬邪息又曰脾虛

食少不能消化補之自然能食是則更有法焉東方之藥水宜安恐水實則侮土而厥張也西方之于金宜固恐子虛竊母氣以自救也夫少火實為生氣之源故中央之土虛則有補母之論存焉許學士云譬如釜中水穀下無火力其何能熟王叔和云房勞過度真火衰弱不能上蒸脾土中州不運飲食不化痞塞脹滿須知補腎腎氣若壯丹田火盛上蒸脾土土溫自治矣統而言之脾具坤順之德而有乾健之運坤德或慚補土以培其卑監乾健稍弛益火以助其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三

轉運此東垣兼甫以補土立言學士叔和以壯火垂世土強則出納自如火旺則轉輸不怠火為土母虛則補其母治病之常經也世醫不得其傳一味消導尋麥芽神曲厚朴黃蓮以為脾胃良藥因而天枉者不可勝數矣可勝悼哉余又常見服補養氣血之藥久似乎日衰改服疎利之藥一二劑而氣血似乎頓長者此非補養之誤也蓋因補養之日久生氣既多淺氣反重且粘滯太過血則壅而不行氣則伏而不用所以疎利一投而氣血宣行前功頓見也又有服溫

補元陽之藥久而元陽似乎日困後服清涼之劑而元陽似乎頓壯者此非溫補之誤也蓋如春夏發生之氣則氣血流通無拘所以人多困倦若非秋冬閉藏之氣何能為成實堅固之用耶更凡一經或虛或病而凡用或攻或補重在一經為治者其功雖捷可暫而不可以久也久則勝負相爭反增偏害之勢

按人有能食食後而反愈倦者何也此胃不病而脾病也故不能消化其法當用六味地黃湯補坎水加附子肉桂補腎中之真火以生太陰脾經之

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五三

土土得補而健運有權則自然能消化矣

又常見有人終日鬱鬱全不進食勉強食之亦覺相安何也此胃病而脾不病也其法當補離火以生陽明胃經之土土健則飲食自旺歸脾湯是對証之藥方中棗仁一味色赤屬火味酸屬木炒熟氣香香先入脾故亦能入心酸能入肝香能助脾此乃補木生火補火生土也又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三經同補生生不已此歸脾湯之所以得名也經曰虛則補其母由此觀之則是方更屬補

其母之外家也。

又嘗見有人默默不欲食。食之則脹悶不安。此又何也。其人必中氣不足。飲食勞倦。脾胃俱病也。法宜朝服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加白朮。宣暢胸膈。砂仁。半夏。醒脾。開胃。暮服八味地黃丸。補少火。以生脾陰之土。脾胃均得補。而健旺自然。能食而消化矣。又常見時醫治脾胃之病。多謂肉黍所傷。又疑水穀之積。輒則神麴。麥芽。重則硝黃。巴豆。尅伐肆投。真氣愈促。豈知隔一隔二之治法。其效雖緩。

齊氏醫案

卷五

補藥得宜論

五

其益無窮。譬如淵深則流遠。根深則蒂固。況真臟既得。生氣自相長養。飲食調和。五臟順昌。則長有天命。何病之有。雖有微邪。我之氣壯。何足懼之。偏勝之害。烏有哉。慧以數十年之攻苦。參考諸家。分經辨証。皆於寤寐神遊中得來。敢以告之同人。知我者。當不以為僭也。